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十四回 王阿聰力學毀家 周湘卿精心弔膀

話說袁福生講畢瞎子算命案，春泉和姨太太都不住的稱奇。姨太太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事？」福生道：「差不多有五個年頭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都是迷信星命的不好，現在有部新小說，叫什麼《新癡婆子傳》專行的破除迷信，尚使楊裁縫早瞧了此書，怎會上瞎子的當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你這話也是一個子說的，福弟說是五年前的事，叫他們怎地瞧的著。」

閒談一會，春泉忽道：「我們從今後可不能再辦洋貨了。」

姨太太問：「這為什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我已經入了國貨會了，再辦洋貨，就要被會裡頭人瞧不起。」

姨太太問：「甚麼叫做國貨會？」

春泉把梅心泉創會的緣故，詳細說了一遍。姨太太道：「那也不過說說罷了，行是決計行不通的。現在世界，外國東西那裡忌得盡，香姨脂、洋胭脂、花露水、香水不是天天要用的麼，再有鑽戒、金錶以及一切服御的東西，那一件不是外國人做的，要忌那裡忌的盡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也知道繁雜，但是不論什麼事，尚要怕繁難便再也不會做成功，不怕繁難，盡著自己做去，能出一分力就盡一分心，不管他成功不成功，做到那裡是那裡，就是真真繁難的事，做做也就不繁難了。這會子中國弄到這個地步，你我尚再渾渾噩噩渾下去，可就要亡掉了。等到國一亡，你我做百姓的先要吃著苦，到那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那才懊悔嫌遲呢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光是不買點子洋貨，中國就會救的轉麼，我真不信。」

春泉道：「外國人就靠著這幾件洋貨活命，我們會齊了不買他東西，外國的大工廠大洋行就全部要關門，許多的工人商人就全都餓死。所以中國人不買了洋貨，外國人就能夠不戰自敗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不怕外國要不答應麼。絕了他們生計，我想外國人總沒這麼好說話，難道就此隨隨便便放手不成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不肯放手便怎樣，我們不買他的貨，外國雖強，總沒有硬派我們強買他東西的道理。我們這會，叫國貨會，專門的提倡國貨，並沒有一字提及抵制外貨，外國人又奈何我們呢。」

福生聽說，跳起來道：「我也情願入會，不曉得會裡頭肯容不肯容？」

春泉道：「好極了，那豈有不容之理。國貨會並沒什麼限制，官商士庶，皂隸興台，都可以入會。入會後只要永遠不買外國東西，此外就沒有什麼章程了。那原是很容易的，錢在我自己手裡，要買就買，要不買就不買。」

姨太太見春泉說得熱鬧，不覺心有所感，開言道：「我也不用洋貨了，省得害你被人家瞧不起。」

春泉喜道：「這樣才好。」

福生道：「這個會將來發達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一定發達，由發起幾個人勸各人的親戚朋友，再由親戚朋友勸親戚朋友的親戚朋友，輾轉相勸，一化十，十化百，百化千，愈化愈大。不到幾年，全中國人都化成了會友，全中國地都化成了會場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會裡並且還有個獎勵的法子，會友與會友可以推薦生意，通濟有無，患難可以相扶，疾苦可以相救。會友開設店舖，用起伙友來總全都是會友。」

福生聽了，十分佩服。當下春泉就引福生到店裡，在簿子上簽了個字。恰巧錢瑟公差人拿字條來請春泉靜齋，同新入會的會友，到事務所相會。春泉就叫福生同去。那事務所就設在瑟公公館裡，眾人到事務所，見梅心泉、錢瑟公、李希賢、周介山、毛惠伯、王祥甫、單品純、張成貴、賈箴金、胡雅士都在，還有一個小滑頭打扮的卻不認識，問起才知是周介山朋友，姓錢名叫耕心，是吃洋行飯的。春泉引袁福生、孫達卿與心泉等見了面，彼此歸座，談論幾句會務。瑟公道：「介山、秦少耕有信來，考得竟大得其法，取了第二名，欽賜法政科進士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考得這樣高，將來總大大有點子出息。」

春泉插問：「那個秦少耕，名字熟得很。」

瑟公道：「你也同過檯面的，怎麼竟忘記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說著我就想起了，你們當時都替他錢行的那個沒辮子留學生是不是？」

瑟公笑道：「總算你記性還好，還沒有全忘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從前舉人進士。讀書人苦讀到六七十歲，巴不到手的多得。現在差不多是隨班升轉的了，只要安心定意讀下去，初等小學、高等小學、中學、高等學、大學、外洋學，費掉點子功夫，一名進士是穩穩的到手。」

瑟公道：「讀書讀到現在世界，真是愈讀愈難了。懂了本國的學問不算，還要懂外國學問。懂了普通學問不算，還要懂專門學問。光是普通學問，這裡五年，那裡五年，拼合攏來已經要十多年了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現在讀書，平常點子人家簡直讀不起。並且二三十年讀過去，就是讀成功，大半生世已經白過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我最不懂就是現在的學堂，房屋必定要築造洋式，難道住在洋房裡自會聰明點子麼。顏淵、子夏住的都是陋巷蓬戶，怎麼學問道德，又都冠絕等倫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那無非為衛生起見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內地人民，並不住什麼洋房，也不見個個短壽命。外國人也不見個個都是長命百歲。就算洋房為是衛生，那學生裡還有一切閒雜人員要來做什麼。學董咧，校長咧，庶務員咧，收支員咧，校役咧，經費充足點子的學堂，還有總辦、提調、監學、監督，這許多人既不是教習，又不是學生，都是吃學飯，穿學衣，靠著學堂養家活口。所以中國教育經費，雖是不少，教育界受的益卻並沒有見過，都是養肥了這一班人。害得地方上處處仇學，一聽見學堂，就要挖耳疾走，好似不共戴天似的。不都被這班人弄壞了麼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鄉民仇學，倒也不盡由於這班人。敝處有家子種田人家，姓王名叫阿木，夫妻兩口子種著十幾畝自田。勤勤勞勞，連著幾年大熟。這幾年米價又好，手裡竟著實多幾文。兒子阿聰生性異常聰明，並且十分強健，從小就跟隨老子娘下田做活，夏天刈麥、秋天收稻，做到個手足重繭，從沒有叫一聲半句的苦。所以王阿木夫婦異常的鍾愛他，每向鄰舍人家稱說我們阿聰，年紀雖小，做的活差不多點子的大人還不及他呢。」

鄰村有一個姓石的武秀才，他的田與王阿木田齊巧在一個字裡，齊巧是連界。石老朋友靠著秀才勢，常常欺侮阿木，阿木生性愚懦，當著人話都不大會說的，常常飲恨吞聲，不敢和石秀才較量，然而心裡頭終有點子氣不過。有幾個鄰舍替他划策道，現在城鎮各處都興辦學堂，你現有兒子何不送進學堂去讀書，學堂裡畢了業，是有出身的，不過費這麼幾年功夫，就穩穩一名秀才，你是現觀成老太爺了，還有那個敢欺侮你。

王阿木大喜，就托人去關說，果然一說成功，於是替阿聰做了幾件衣服，送到鎮東初等小學讀書。阿聰進了學堂，讀書非凡之巴結，學堂裡先生非凡歡喜他，每逢考試，分數總是他最優。

然而從學堂裡歸來，漸漸嫌家裡頭不適，房屋嫌破陋，蔬菜嫌粗糙，衣服嫌藍縷。每次回家，必定帶點子糕餅雜食，禮拜日放

假就在家裡瞧瞧書，唱唱歌，看見老子娘田裡做活，袖著手閒看，從不肯幫一幫忙。有時阿木叫他同做做，他就憤然道：『我現在當了學生，這種卑賤勞苦的事情，如何再好做。同學們知道了，不要笑話麼。』

阿木也以為然，不肯強叫兒子做活，恐怕失了學生體統。不多久時，阿聰在初等小學果然讀畢了業，照例申送縣城裡高等小學，進了學堂，先向老子要學費若干，膳費若干，操衣費、書籍費、零用費若干，阿木因為這是兒子謀出身的資本，一點子都不敢吝，准如所請的付給他。阿聰又嫌老布被褥不好看，拿進學堂去人家要笑話，要老子買花洋布來做新被褥，又嫌夏布蚊帳鄉氣，要另做白洋紗帳子。阿木一一聽從。

阿聰在城裡頭住慣了，漸漸曉得花錢的法子，不時回家向老子娘要錢花用。老子娘問他有何用處，阿聰道交際應酬，做學生子是罷不來的事。現在我相與的朋友，都是董事的兒子，舉人的姪子，教習的親戚，你碰著了都要稱他們少爺的。這會子我卻與他們做朋友，同出同進，何等榮耀，何等光輝。他們的老子，你我碰著本要叫他老爺的。現在我卻只稱他聲伯伯，他也一般的答應我。你想，在人面前，我叫他一聲，他應我一聲，不知道的只道我們是嫡親伯姪，何等榮耀，何等光輝。有時老爺伯伯還留我吃飯，同著老爺伯伯少爺哥哥一桌兒同吃，他家用著的底下人，一般也趕著我叫少爺，何等榮耀，何等光輝。老爺伯伯和縣裡老爺都做朋友的，不時的進衙門和縣裡老爺講話，要好得一個身子似的，真是要辦誰，就辦誰，我們認識了這樣人家，要打場官司，真是不費吹灰之力，再要便當也沒有。爹媽想想，你我是個莊農人家，那裡就會和老爺少爺做朋友。』

阿木道：『那都是你進學堂讀書之力。』

阿聰道：『不相干，學堂裡學生子要有多少，那裡能夠都像我，這都是交際應酬之力。交際應酬不是空手做得來的，所以錢是第一要緊。你眼前小器，將來害了我一生。現在問你要錢，好似割了你肉似的，瑟瑟抖。將來我賺了錢，你又要眼紅了。』

阿木道：『自你進學堂讀了書，學費、膳費、操衣費、書籍費、零用費又要做被褥做衣服和帳子，你自己去想想，已經花掉了多少的錢。我又沒有什麼家計，那裡供給得起。』

阿聰道：『你真沒有見過世面，學堂裡一個英文教習，就要四十塊錢一個月。自治局一個科員，就要三十塊錢一個月。我將來畢業了，只要老爺伯伯、少爺哥哥替我說一聲，要賺幾百塊錢一年是很容易不過的事。』

阿木道：『他們肯薦你麼？』

阿聰道：『那原要平常日間交際的，急來抱佛腳如何接得著氣。』

阿木聽兒子說得天花亂墜，不覺也心熱起來，就問要多少錢才能夠交際老爺少爺？

阿聰道：『他們做老爺少爺的眼眶子都是看大了的，鬼迷張天師，那裡夠得上他們的眼，至少至少我算總要二百塊錢一年才能夠活動活動，這還是起碼數目呢。』

阿木聽了，舌頭一伸道：『要這許多，那不太費了麼。』

阿聰道：『這算什麼，將來賺起來十倍還不止呢。眼前借這幾個錢費，禁不起老爺少爺不和我們要好。過幾天懊悔就嫌遲了。』

阿木一想不錯，把家裡頭積蓄的錢盡給了阿聰。阿聰有了錢，手裡就活動了。同了幾個紳董的兒子，又麻雀，吃烏煙，軋妍頭鬧到個不亦樂乎。錢花完了，又向老子硬要。老子不肯給，他便要實行家庭革命。阿木通只生他一個，自小溺愛慣了的，一時如何逆得過，只得賣田鬻宅的供給他。

等到高等小學畢業時，阿木的家產已經傾光蕩盡了。此時阿聰果然得了獎，然而畢業文憑是換不動錢的，住在家裡頭坐食，他老子供給不起，只得出去做小工。他媽也到上海做娘姨，幫傭度日。

阿聰東撞西撞。撞來撞去吃便飯，借銅錢，碰著親戚朋友，一張嘴懸河似的，說辦學堂怎樣好，怎樣好，專想辦成了學堂，自己好謀教習做。人家都駭他道：『不要說學堂不好，就使是好的，那學生子讀書，讀到和你一樣，可有什麼用，也不過撞來撞去，吃便飯，借銅錢罷了。我們可沒有你老子那般笨，把好好的家業弄光了換一張半文不值的畢業文憑，倒弄的兒子良不良莠不莠，自己兩口子還要出去幫傭度日。尚使你老子不放你去讀書時，一年好一年，一日勝一日，夫妻父子勤勤勁勁，這時候恐怕田也漲起來了，錢也多起來了，媳婦也娶了，孫兒也要快抱了。他這般的福不要享，偏要享那般的福。』

說得阿聰無言而罷，就為這一樁事，敵處的人聽得學堂兩字，就像要被毒蛇咬一樣，忙著逃避不迭。可知鄉民仇學，也不盡出這班人辦事不好，都是學生不好之故。』

梅心泉道：『學堂好了，學生怎麼會不好。學堂原是教育人材所在，地方上因為沒有人材，所以要學堂來培植。現在培植出來的都是廢物，自然社會要反對了。假使阿聰進了學堂，比沒有進學堂時做事更來得勤勁，待父母更來得孝順，待鄉鄰更來得謙和，一切算會，更來得精通，那自然親戚朋友有子弟的不等到勸化，都情願送進學堂裡去了。』

眾人聽說，無不佩服。閒談一回，各自散去。袁福生住了幾天，不得要領，仍回蘇州去了。臨走時光，春泉囑他：『國貨會事情，總要認真辦理，萬勿怠惰，這是中國人都應盡力的，不分什麼貧富貴賤。』

福生道：『姊夫放心，處事我總無有不盡力。我尚且如此，比我貴的人自然更應盡力了，難道他們連我都不如麼。』

袁福生去後，費春泉一邊無事可記，暫時擱起。如今要把周介山的歷史重行提敘一番了。

周介山，名眉堂，盛澤鎮人氏。他的老子，號叫湘脚，本是個著名色鬼。到了五十多歲，還孀著個小姨楊太太。那楊太太也有四十五年紀了，愈老愈風流，此道的興致，比了年輕人還要利害，兩個人打的火炭一般熱。楊太太家裡有個養媳婦，小名叫做巧寶，現在也有十六歲了。生得白皙皙，肉裏裏，很有幾分姿色，並且十分的乖巧知趣。湘脚在楊家，遞茶遞煙，總是巧寶承值。初時年紀還小，身量還不十分長大。後來一天長一天，一日大一，到了十六歲上，竟宛然是個大姑娘了。

湘脚頓時羨慕起來，趁楊太太走開時光，常與他不三不四的兜搭。心想捏捏他的手腕，香香他的面孔，乘便親近親近他。無奈這巧寶作怪不過，生的比鬼還要靈，你沒有動手，他早覺著了，遠遠的就防備你。憑你怎樣同他兜搭，他總站得遠遠地，從不肯近身一步。你要去拖他，他早又溜跑了。

周湘脚枉費了幾許心思，終是不能如願。後來簡直不能夠再耐，只得老著面皮，當面向楊太太求告。楊太太道：『我已經上了你的當，還要騙我媳婦麼。他是孩子家，這事如何肯乾，快給我死了這條心罷。』

湘脚哀求不已，楊太太道：『你真越老越沒清頭了，我做婆婆的人，如何好開口叫媳女乾這件事，並且兒子曉得了，也要不答應。不比我丈夫，已經死過了，由著我翻天覆地，沒個人來管帳。』

湘脚道：『姨甥又沒有成婚，礙什麼。』楊太太道：『沒有成婚，不是他老婆麼。你做了個姨丈，想占姨甥媳婦，面孔放到那裡去。哪哪，虧你羞也不羞，羞也不羞。』

湘脚涎著臉，不住的作揖打拱，嘴裡連說『好妹妹，求你照應點子我罷，不要再作難了。』又千妹妹，萬妹妹，求告個不已。楊太太道：『也沒有見過做姨丈的人，這樣沒清頭，連個姨甥媳婦都放不過去。你須曉得這是我媳婦兒呢，你要纏他，你先做我的兒子。』

湘脚道：『我就做你的兒子。』說著啣的跪下，親親切切叫了一聲媽。

弄的楊太太也笑了，揚手把湘脚拍了一下道：『姊夫，你竟這樣會扮鬼臉，還不起來，給我好好的坐下。』

湘脚道：『你答應了我，我才起來。』楊太太道：『這你就胡鬧了，身子又不是我的，我答應了也沒中用。』

湘脚道：『難道你我這樣的交情，你還吃醋不成。』楊太太聽了，笑而不答。湘脚曉得楊太太最重財，只要多給他幾個錢，總沒有大不了的事。遂爬起身，附著楊太太耳朵，低低說了幾句不知什麼，楊太太搖頭道：『你倒乖，我原生生一個媳婦，就只值

這點子數目麼，不行不行。」

湘卿舉起手一揚道：「這樣總可以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遠的很，遠的很，不要說別的，堂子裡清信人，點起大蠟燭來，要費到多少？何況是我們。天下那有這樣便宜事情。」

湘卿再四磋商，說到後來，楊太太總算答應了，叫湘卿「拿出二百塊洋錢來，再兌一條二兩重的赤金鏈，我就送你去纏。纏的著是你的造化，纏不著須不干我事。」

湘卿大喜，起身作揖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，只要你不來干預，我就受賜不淺了。」當夜解衣就寢，湘卿格外的盡力報效。次日回家，先措辦了二百塊洋錢，又到銀樓兌了一條赤金鏈，拿到楊家一併交給了楊太太。楊太太一見白雪雪洋錢，黃澄澄金鏈，早笑得眼睛沒縫，忙著收藏好了。向湘卿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總算還有良心。只是昨夜向你說的話，休忘掉了。」

湘卿道：「昨夜說的什麼話？我可不記得了。」恨得楊太太疊著兩個指頭，照准湘卿額角，狠命的一戳。戳得湘卿閃避不迭，嘴裡連說「有話好好的講，怎麼忽地又惱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你要假癡假呆，你儘管去假。這件事我可不能夠幫你忙，洋錢金鏈請你拿回去，我也不敢受你這價厚賜。」

湘卿道：「倒底什麼話，你也應得說明白點子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明白麼，我還有其麼不明白。請你自己去想。」

湘卿道：「噢，是了，你要我加貼十塊錢一月，我已經答應，那決決不會賴掉的。但請放心，但請放心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怕你賴時，也不叫你加了。你有本領儘管去賴，看你賴得掉賴不掉。」

湘卿道：「不是十塊頭是什麼噢，就是添做衣服的事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不是，我雖然不爭氣，總不會為幾件衣裳，就同你惱的。」